



王冰

摄影师王冰的

□石琪

长城

情怀



望京楼

每个摄影师都有自己心中的挚爱,对王冰来说,这份挚爱便是长城。数十年来,他与一群志同道合的同道人,自称为“长城好汉”,驾车行程几十万公里,只为了揭开长城那神秘的面纱。

2

“拍摄长城,就一个字——难。”王冰如是说。

长城四季更替的美景令人陶醉。每当有雾霭、花开、下雪之时,他的“长城山脚下的线人”就会及时告知。同一处长城,王冰常常去拍摄好几次,只为了拍到一张满意的照片。为了拍雪景,他从哈尔滨驱车到山海关,一路一千多公里,常常是他刚刚赶到,雪就化了。所以有时候,王冰和同伴会提前住在山下的农家里,等待拍摄时机。有一次在拍金山岭长城的时候,他住在山下,阴天不下雪,必须等下了雪才能上山,他足足住了一个礼拜才赶上一场雪,正值寒冬,人冻得就像被猫挠一样疼。

过去,在没有数码相机和航拍器之前,王冰用的是胶片相机,这一套设备,包括胶片相机在内,重量超过20斤,只能靠他的人力背负着上山,充满了挑战与艰辛。后来因为年纪渐长,逐渐力不从心,无法自如地携带这些设备,就需要雇人来背。更难的是,因为胶片相机没有高度,捕捉画面时,他都必须披星戴月地攀登至山巅,寻找那最佳的拍摄高点,并且必须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迈进。

有一次,王冰与同伴为了拍摄怀来陈家堡的将军楼,凌晨四点钟天空尚未吐露出丝毫曙光,他们就驱车驶入停车场,开始了艰苦的爬山之旅。两人趁着拍完就回来,每人就带了一瓶水和一根香蕉,迈着疲惫的步伐,不断寻找最佳的拍摄角度。加上返回停车场取车的时间,他们在山上总共共行了五六个小时,走到最后人都虚脱了。在王冰拍摄长城的过程中,此类情景时有发生。

3

随着年龄的增长,拍摄越来越艰难,但他心中的长城情结支撑他走了一段又一段路。这些年,拍摄雄伟壮阔的长城之外,他还关注拍摄“野长城”,所谓“野长城”,就是指没有景区管护的长城,比方说三十二村陈家堡,虽然有长城管护员,但没有巡逻队伍,作用不大。这些未被管护的长城有些由于年代久远,残缺不全;有些土夯的长城已经被雨水侵蚀,濒临坍塌;有些则被大自然悄然掩盖,他曾去过的一段能够攀爬至山脊处的长城,如今树木茂盛,已经难觅上山的小路。感到遗憾和惋惜之余,他追逐长城、记录长城、书写长城的步伐更加坚定,拍摄了陈家堡长城、双子关长城等具有宝贵的历史价值的长城。

从箭扣长城的峭壁险峻,到金山岭长城的蜿蜒曲折,从新广武长城的历史沧桑,到新疆哈密烽火台的古老遗址,从潘家口水上长城的独特景观,到老牛湾的秀美风光,还有黑龙江唐长城——牡丹江边墙的雄伟壮观,以及金长城——金界壕遗址的神秘久远,全国各地的东西南北,几乎都留下了他的足迹。

他走遍了各地的长城,用镜头记录下数万张关于长城的照片,每一张都充满了对长城深深的热爱与敬仰。在他的镜头下,长城的壮丽、历史与文化价值被展现得淋漓尽致,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历史记录。

1

他最近刚刚从大兴安岭的拍摄任务中归来,我迫不及待地约见他。在我们的会面中,他显得精神焕发,充满活力。他热情地展示了他最近的一本摄影作品集,以及一本由范震威所著,以他的摄影作品为主的《长城传》。这本书中,包含了大量关于长城的珍贵照片资料。虽然这些照片的拍摄已经过去了一段不短的时间,但每当提到一张照片,王冰都能精确地回忆起当时的拍摄情景,并且娓娓道来。

长城是所有中国人的情怀,也是摄影师王冰追寻了数十年的梦想。王冰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末,在他的童年记忆中,常常出现绵延在崇山峻岭之间的万里长城,有时是在电视的纪录片中,有时出现在国家领导人接见外国友人的会客室背景墙上。

十九岁那年,他爬上八达岭长城。放眼望去,长城如一条巨龙蜿蜒曲折,横贯山川,傲视苍穹。站在长城之上,每一步都在时间的长河中穿行,每一石都铭刻着古老的辉煌。当时的震撼历历在目,他不禁开始思考古人究竟是如何修建的,能让它几百年屹立不倒。从那时起,王冰就有了走访长城、记录长城、拍摄长城的想法。

之后的数十年,特别是近几年,他开始有计划地行走于遍布东西南北的长城——循迹于断垣残迹与破败坍塌的城墙之间,哪怕是一段墙体没入水库,或者是一段没入土中俨然已是土梁的城墙,只要有一点点儿长城的信息,他都会驱车前往。



箭扣长城



金山岭残楼



老牛湾

本版摄影作品作者均为王冰

文坛再无谢文利

□王宏波

舅舅是20世纪60年代初吉林大学数学系毕业并留校的,早于谢文利三四年毕业,是正经的师兄。

他说:我知道这位诗人,很有名的诗人。你的那位舅舅是他同班同学。

我因为在舅舅家,凡舅舅的同志、朋友皆称舅舅。

潘舅舅潘潘才吉林大学毕业后,在吉林省委工作。

他的家我是去过的,在朝阳路一条安静的街旁一幢灰白色的日式小楼里,他戴着一副眼镜,总是笑呵呵地说话。

那次我去长春时,他外出搞调研去了。

我再去长春时已是冬天,在一个雪后的晚上,舅舅陪我去看望这位潘舅舅。我们在聊天时,说到了谢文利。

他一听他的这位老同学,眼睛一亮,笑呵呵地说:这是一个诗人!

他看我对他的这位同学很是崇拜的模样,就说:我给他写一封信,回去你去看看他。

回哈尔滨后,我到在阿什河街上的团省委的那座办公楼,找到了那时还叫《黑龙江青年》(后改为《新青年》)杂志社的办公室,再次见到这位诗人——谢文利老师。

他坐在面墙的办公桌前的椅子上,笑呵呵地迎接我,热情地让我坐在他邻桌的那把空椅子上,看着他老同学的信,问这位同学的情况。

他右面那个大窗户照进一片午后的阳光,这片阳光又把外面窗台的落雪洁白之光折射进来,使阳光有了一层好像经过过滤一样纯净的光芒。

他说:你写诗?那就要多读别人的诗歌作品,中国的外国的诗人多如繁星,只有读多了,你才有坚实的文化基础……

他说:我在哈尔滨工人文化宫有一个诗歌创作学习班,你可以去听听……

从那天我就正式认识了谢文利老师,也是在那一天认识了和他一个办公室的王显尧、许长军等。

我还真的到他在工人文化宫举办的诗歌学习班去听课了,那个教室在一楼,窗户临着中山路。

后来我在单位党委宣传部工作,又兼职机关团总支书记,在和省市新闻单位密切联系的同时,和《新青年》(原《黑龙江青年》)也建立了联系,成为他们的重点通讯员。每当写完稿子,我都要蹬着自行车从新阳路经纬街再蹬上彩虹桥,从一曼街经过哈尔滨市第三中学校的大墙,拐到阿什河街,一路风般地来到《新青年》所在的办公楼,在三楼的杂志社见到他们,是要见到谢文利老师,他的脸上总是堆满笑意,说:又来送稿子?

有一年的春天,《新青年》杂志社和《中国青年报》联合在江北太阳岛上的“青年之家”举办了共青团基层干部文学新闻写作培训班,由这两家

早晨,手机的微信提示音嘟嘟地响,我打开看到是哈尔滨市文联副主席、作家协会主席唐枫,在“哈尔滨历史文化研究会”群发出的文字——“著名诗人,诗论家谢文利先生辞世,撰联以悼之——痛煞灯前落笔难成文,哀哉世间市贾再无力”。

谢文利不在了?真的吗?

不应该的!

这位激荡在20世纪80年代的诗人,如夜空之上熠熠闪耀的星星,在哈尔滨的青年中点燃了激情之火。

诗,诗,诗,成为那个时代青年的热爱、青年的追求……那时,我也是其中的一员,为诗那美好的意境焦虑、苦闷、欣喜、陶醉。

第一次见到谢文利老师是在哈尔滨业余大学。

那是一个风雪交加的晚上,我们顶着风雪来到哈尔滨市第一中学校,坐在我们的教室——学校的那座礼堂。

六点上学的铃声响起,大家立刻安静了,在陈院教授的陪同下,一位瘦高个子,一头长发的先生走上讲台。他在落座前,伸出双手向后刷地梳理一下长发,把大衣脱下随手放在椅背上,坐下,从刚才夹在腋下的皮包里拿出一沓讲稿,扶了一下黑色镜框的眼镜,说:我们今天讲诗歌创作……

那天晚上,在礼堂土黄色的灯光下,谢文利老师激情地讲着诗歌,从古到今,从中到外,眼镜后的目光炯炯地望着我们……

那一晚,他那略带些许辽宁口音的语调至今还在我的耳边响起。

我到长春,和舅舅说起谢文利。

落叶

□陈晓林

人有离合,岁月有荣枯,叶子如人,也如岁月。

少年时光,我住在山海关外的一个军队大院,院里有一片林木,以杨树、柳树和榆树为主。每到秋季,树上树下,一片金黄。那时,我喜欢落叶,还捡拾一些不同形状

的叶子,夹在书里作书签。

到了花甲之年,我依然憧憬于秋韵。可落叶的时节,毕竟不同开花的季节,此时的心境毕竟不同少年,看着叶子一片片落下,似生命之书一页页翻过,感同身受,心有戚然……

我曾写过一首《秋之吟》,在我眼中,秋是一部丰收曲,半阙葬花词:“吟唱金灿灿的秋/也拾起枯黄的叶/吟唱爽爽秋风/也感受瑟瑟秋凉/秋是炎炎烈日的终结者/秋是漫漫冬季的通行证/秋是人生的盘点/欢乐中有淡淡的忧伤//我们赞美秋/是赞美一生的辛劳/我们拥抱秋/是拥抱成熟稳重的兄长/我们享受秋的恩赐/也体谅秋的一天天衰老……”

见惯了起起落落,叶子倒

是坦然如常。它知道,在高枝,只是勾留,沉入泥土,方得始终。

比起落叶,我的诗似乎少了些许洒脱,多了些许矫情,这似乎与军人出身的我不合。

叶子的本色是绿。绿色代表清新、希望、环保和生命。叶子的每寸纹理都藏着春天,有花,它甘为陪衬;无花,它亦坦荡。落英缤纷,又铺陈了秋的辽阔。

从植物学角度,叶子还是植物的营养器官之一,斜生于枝茎之上,有同化、呼吸、蒸发等功用。

纵然羸弱的身躯背负如此重大,叶子也从不矜夸,更不自哀。你看它,有没有春风都招展,下不下秋霜都落地。绽放时,无需赞美。飘然落下,也悄无声息。

叶子从萌芽那一刻始,就知道了最后的结局,可还是一丝不苟,走完生命的旅程。

这让我想起了德国哲学家马丁·海德格尔在其存在论名著《存在与时间》里阐述的生命意义的倒计时法——“向死而生”。趁生命还未终结,

把能量发挥殆尽。

放翁有诗:志士凄凉闲处老,名花零落雨中看。奔七之人,病魔缠身,日渐老迈,死亡二字不时萦绕脑际,难免时有沮丧。但从另一个角度想,我们也有过年轻

的浪漫,成功的快慰,跌宕起伏的人生,让乏味的生活多了色彩,多了谈资。

人生的变化是拉不住的。你看,落叶的季节也是收获的季节。只有成熟的叶子才配落下。落叶,是揖别,也是重生。

叶子是带着欣慰和期许走的。走也不离根,回来时,又是一片葱茏。

